

〈密室遊戲〉

我的生活是一座密室  
風漏不進  
點滴無光  
在黑暗中伸出手掌  
數算白日的透明的消亡

無砂，無沙漠  
無一月的雪  
無九月的窗  
沒有鑰匙，沒有電力  
沒有記憶，沒有睡眠  
惟床一張

惟信一封，摺疊在枕下  
我就著黑夜閱讀  
以腹語默誦命運的走向  
仍打掃乾淨，盡所能之力  
劃定範圍，默許親近  
張開眼睛

把出路當作  
秘密的約定  
依靠你，五月的晨光  
三月的櫻花

〈閉居者〉

終於明白你也無法懂我  
赭紅街瓦中比鄰而居  
檀木的窗栓為對方而鎖  
入夜後，簾內巡迴霜糖色的燈光  
在矮几擺上一壺伴讀的晚茶

彷彿互為傷口  
善於彼此詮釋  
夜寒體虛，在屋內  
我恣意順利攝食：

紅酒燉肉、玫瑰粥、裸麥湯器……  
大量的物質，雕花精瓷  
供應每日清晨  
一刻鐘的自我輕賤

大門深鎖只不過  
為了供你華靡異想  
當我伸出手，當我  
並不伸出手  
銀黑蔻丹或楓緞洋服  
你來不來，或者  
你不想走

你按過的門鈴  
永遠自由狂野  
梯前的小氈毯則  
一身澹然無憂  
「窗簾也是紅髮女工的手織品。」  
我好羨慕，因而欲睏  
卻同時又對世人  
感到了些許微微地讓拒

最後還是闔起書  
嚥下珍珠般的心機

〈你來之前，我的忙碌〉

你來之前，我忙於收拾房間  
滌洗久置的孤獨，那些氣味  
證據常留我年輕的肺

抽屜鎖上，但留下空隙  
方便你伸手抓取，當飢餓來臨  
我就在那裡面  
焚燃無數枝菸  
窗簾的花紋，透露狡黠的墨跡  
背身之後夜夜書寫悄悄的身體

我的髮稍越趨短練  
語言鎖閉簡潔  
乾淨的床單，小小的頸部的皺褶  
我的忙碌穿透了牆壁  
走出去，到大街上

那裡發生革命，也許久遠以前  
也許現在，豐熟的標語鑲嵌人們的背脊  
亞麻粗布上衣，張開雙臂歡迎  
一整鍋粥，一整座湖  
繁蕪的熱情  
鑄造武器的綴鏈

那裡展開道路，你來之前  
新的磚石鋪就，新的溫差  
令敏感的女性輾轉難眠  
臨廡眺望，焦碌異常  
你來之前，我趕赴濾清一場枝節  
沖一壺上好茶葉  
剪落透明的指繭

〈那間漆黑電影院裡發生的事(一)〉

在那間漆黑電影院裡所發生的  
狹小的事，溫軟的座椅  
經上萬個臀部摩擦篤定後產生的  
奶油腐敗的氣味如早晨的荷爾蒙  
激引屏中的男體  
穿上刺椒的短髭

他讓你感到挫折，有一點點受辱  
但很快地恢復  
獅鬃般的肌膚  
擁有泉水的質地  
那雙手——目送戀人離去的短指尖  
如此不堪，又有點需索

你的前額露出一點點毛髮  
漆黑如濃墨如夢魘的電影院  
我的瞳孔綻演白晝之樹  
而分外醒明  
用起始句以對白  
敲打觀影的椎頸  
你的嘴唇不比任何人，那麼真實  
地平線橫越溫度與愛  
與所有假想的英倫的氣候，偵探，與敵手

在那間漆黑的電影院我們危坐如兵  
金色的希臘走下伸展台對我  
伸出巴黎般的手肘

〈那間漆黑電影院裡發生的事(二)〉

減去票根，我們挨次入座  
我的肩膀緊挨著你的  
棉料填充的厚外套，右手臂  
髮梢悄悄分歧，留下荒誕路徑  
針織披肩善作閱讀  
溫暖柔軟，默記在心

那麼瘦削你的肩窩  
彷若墨西哥脆餅，引起空間的食慾  
旅途遙遠，對白裡  
偶然的遊蕩的愛情  
動用身體，四目交接  
俊美的西方男人與世間女性的集合體  
為何如此感人  
彷彿真實無欺

再奪回那兩片嘴唇  
說出的話也不是我的